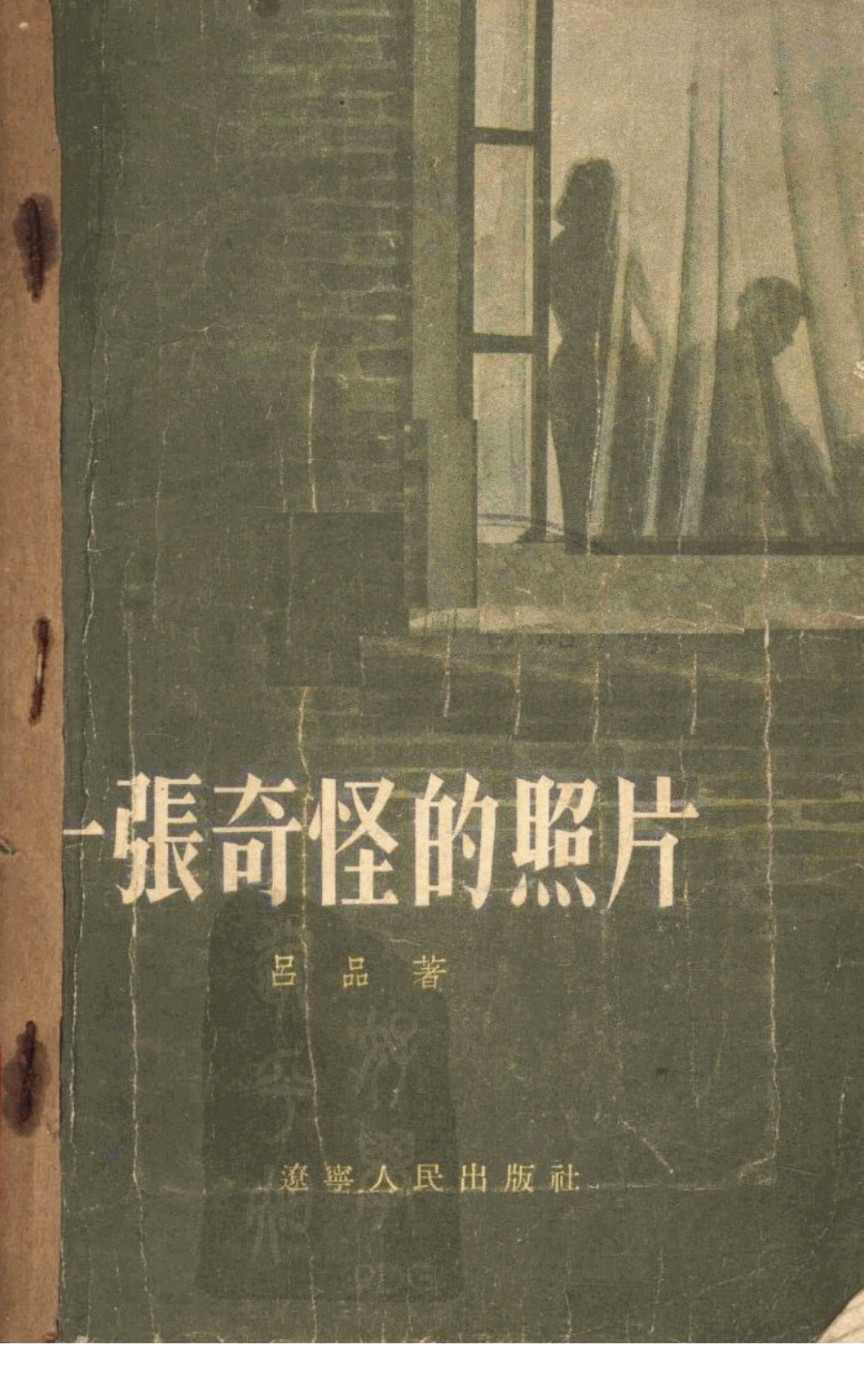




一張奇怪的照片

呂 品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 奇怪的照片

張子方從石油廠走回來，無力地推開了宿舍的門，隨手把電燈擰亮。按日常的慣例，這時他是應當拿着暖水瓶到茶爐房去打開水，等玉梅回來好洗臉和泡茶。但是，今天張子方顯然和平常不同了，變得非常的陰沉和憂鬱。一想到和玉梅有關的事，他就又惱又恨。十分相親相愛的伴侶，突然發生了重大變化，使張子方在內心裏感到了難以忍受的痛苦。他隨手從桌子上拿起了他們結婚的照片，狠狠地看了幾眼：玉梅還是和往常一樣，安詳而美麗地靠在他的身旁，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睫毛，愉快的臉龐上帶着天真而樸實的神情……。往常這張照片在他眼睛裏是幸福的證明。但今天，它却使他感到一種被欺騙的痛苦和憎恨，他覺得她的一切都是虛偽的，甚至嘴角上的微笑都是不真誠的。他皺起眉頭，咬着嘴唇，狠狠地把照片摔在桌子上，長吁一口氣，

自言自語地說：“變了！想不到啊！……”他痛苦地坐在桌旁轉椅上，過去的事忽然浮上腦際：在工學院和玉梅一同讀書的時候，曾經是心心相印地互相勸勉；在入團的時候，他曾經和玉梅一同舉起手來共同宣誓：為社會主義而努力奮鬥。就在那一天，他們從同學的友誼變成了生活的伴侶；走上工作崗位之後，彼此都是在工作中不斷地進步，而他們的愛情，也在互相幫助之中益發鞏固了。往事好像電影似的在腦子裏一幕一幕地晃過去。如今，這一切都只能增加痛苦和憤恨：玉梅已經背叛諾言，不忠於自己了。

“呀”的一聲，門開了，玉梅像往常一樣姍姍地走進房來，用眼一掃，她立刻就感覺到了室內陰沉的氣氛：張子方獨自無言地半伏在桌子上並沒有理會她進屋來，只冷冷地撩起眼皮掃了她一眼，接着就更低地伏在桌子上了。玉梅認為必是張子方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不幸，不然，他不會在她回來的時候這樣無精打彩，對她這樣冷淡，——不會的，從認識到結婚，從來也沒見過這樣冷淡地對待她，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玉梅關心地走到張子方跟前，理一理他蓬亂的頭髮，覺得他額角有些發熱，剛想要叫他到床上去休息一下，不料張子方却惡意地用力推開了她的手，還模糊不清地嘟囔了兩句氣憤的話。玉梅有點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了。她慢慢地坐在桌旁另一張椅子上，輕輕地問道：

“子方，你怎麼啦，發生了什麼事嗎？”

張子方仍舊沒抬起頭來。好一會兒，才從褲兜裏掏出一封信來，摔給了玉梅，忿忿地說：

“你自己去看吧！”

玉梅覺察到了張子方的不痛快和自己有關，她強忍着委屈和不安，從地下撿起那封已經拆開了的信。封皮上寫着張子方的名字。她隨手抽出信紙，一張四寸的照片從信紙裏脫落出來。

玉梅定睛一看，“呀——”了一聲，臉唰地一下子紅到了耳根，又漸漸地由紅轉白。原來照片上是兩個人：玉梅和另一個男人在擁抱接吻。

信和照片從她微微顫抖的手中掉在桌子上，她不想再去看的內容了。

二 在黨委書記辦公室裏

關於技術改革問題的討論，已經接近結束，廠長概括地提出自己的意見：

“張子方提的合理化建議——把鍋爐車間送出的經過乾燥的三百度以上的蒸汽，在主廠使用後，再把廢汽回收到鍋爐車間來，這時廢汽還有一百度。在這基礎上經過加溫，可以縮短二分之一的時間，就能把汽再送出去。這個建議不但可以節省大批的燃料，它的更重要的價值是可以解決動力不足以致停工的困難。一切設計工作，已經大體就緒，實驗室作了初步的試驗，認為是可以成功的。我認為經過討論，馬上就可以着手準備施工了。但是，負責全面設計和指導現場施工，就是原來提建議的人——張子方同志，最近因為鬧家庭糾紛，突然要求調動工作，要放下他苦心鑽研數月的合理化建議，使它功虧一簣！應當趕快想法安慰和說服他；必要的時候，可以進行適當的批評。不能因為生活問題，影響國家計劃。”

廠長提到處理張子方的生活問題的時候，好像沒有引起黨委書記的注意，他慢吞吞地把煙斗放在桌子上，用探詢的眼光看了看試驗室主任問道：

“你檢查過張子方昨天提出的最後修正方案了嗎？”

試驗室主任從皮夾裏掏出了一疊畫着紅藍標記的圖紙，一邊指給黨委書記看，一邊說：

“經過我仔細檢查，修正的方案上一般說主要問題是可以

的，但是非常潦草，有些地方把數字弄錯，有些細節本來可以解決但未解決。看來他沒能仔細考慮。從張子方以往的工作態度來看，現在他確實是心緒慌亂。據我平常對他的觀察，他這次思想波動決非因為一般的兩口子鬧意見，這事好像對他的刺激很大。依我看，如果他的情緒問題不解決，對我們這個技術改革確實影響很大，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嚴重注意。”

黨委書記皺了皺眉頭，從抽屜裏拿出了一封信和一張照片遞給身旁的保衛科長。然後轉過臉來，對廠長意味深長地說道：

“當然，技術改革不但是要有周密計劃，更重要的是要有執行計劃的人。但是，事情不是像我們想的那樣簡單。我們想對張子方安慰一番，簡單地教育一下，他就可以安心工作，當然張子方本人是可以接受教育的。但是敵人却不允許我們簡單了事呢。”他指了指保衛科長手裏拿着的信和照片又接着說：“我已經和張子方同志的愛人劉玉梅同志談了話。她在那天從家裏一氣走到紡織廠去，至今沒有回來。當我約她到我家來談話的時候，看樣子她好像蒙受了不白之冤，非常委屈地拿出了他們兩口子發生不幸事情的禍根，就是這封信和這張照片。從這封無頭無尾的信和這張奇怪的照片上，可以斷定是敵人有計劃的破壞活動，——想搞垮張子方的工作，使我們這個技術改革的重大措施受到阻礙。所以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家庭糾紛問題。在這個家庭糾紛後面隱蔽着敵人的一個重大陰謀。”說到這裏，黨委書記停下了，似乎是想考慮一下，再說下去。這時坐在旁邊的廠長，也覺到了事情難辦，急急地說：

“那我們得趕快向張子方說清楚，叫他別上了敵人的當。”

黨委書記笑了笑說道：

“問題也就在這裏。不但我們現在還沒法向張子方說清楚，就是劉玉梅同志本人現在也說不清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照片是從何而來。而張子方也弄不清信是誰寄來的。更奇怪的是，劉

王梅自己根本不認識和她擁抱接吻的這個男人。事情是十分複雜而離奇的。”

黨委書記和廠長都不約而同地看着保衛科長，好像他能馬上作個答案。

屋裏突然沉靜下來。牆上掛鐘發出的“滴答滴答”聲清晰可聞。保衛科長有時皺起眉頭看看信箋，有時閉起眼睛沉思，有時從兜裏拿出擴大鏡來仔細地觀察着照片，這個案件顯然使他也感到有些棘手。保衛科長是剛從部隊轉業不久的老幹部，他在部隊作了很長時間的偵察工作，任何狡猾的敵人都沒蒙混過他的眼睛。他本來名字叫萬敏，就是因為他有着豐富的偵察工作經驗，和洞察事物本質的眼光，所以人們都叫他“萬里眼”。萬科長慢慢地把信和照片放下，在屋子裏皺着眉頭踱了幾個圈子，又慢條斯理地燃着紙煙，吸了幾口，好像自言自語地述說自己對這兩件證物的分析意見。

“從這封信的筆跡來看，好像不是在辦公室桌上寫的，因為字跡的筆畫很多地方粗細不勻，並且有些筆畫跳動歪斜，這顯然是在一個不太平滑的東西上寫的，也因此，信紙的許多地方被戳破了。信封上的筆跡和信紙上的字跡清楚地看出是出於一人之手，字也同樣是有歪斜跳動的痕跡。這可以看出是敵人蓄意假造。敵人為什麼假造筆跡呢？當然，這是因為敵人就在我們周圍，必須隱匿自己真正的筆跡。從另一方面看來，糊信封口的漿子是郵局用醬色麪攪拌的漿糊，這種漿糊不是一般家庭用的。從郵戳上看，信是在五月八號午後自中央馬路郵局發出的。關於敵人寫這封信的目的，那是很清楚的。比如末後兩句說：‘我以第三者立場看來，對你這只知道忠心耿耿為共產黨工作的人，結果連老婆都對你不感興趣，另尋新歡了。’很明白：敵人想打擊張子方，這樣來搞垮我們目前的技術改革。從筆跡、漿糊和了解我們尚在保密的技術措施這幾點上來看，可以斷定敵人是潛伏

在我們工廠內部的，至少也是和我們內部有聯系的。——這樣就縮小了我們偵察的範圍。

在另一件證物上，可以看出敵人的活動範圍是包括紡織廠在內的。現在還不了解敵人是通過什麼關係接觸玉梅得到照片。不過，根據照片可以推定是在離玉梅對面三公尺以內的地方拍照的。”

萬科長還想繼續說下去，但是黨委書記打斷了他的話。黨委書記說：

“我提醒你一句，我已和劉玉梅同志談過了話，並且和紡織廠的黨支部書記交換了意見。據他們說：劉玉梅同志平素是個非常老實的女孩子，和別的男子擁抱接吻，看來是決不會有的事。你說在三公尺內對面拍的照片，這顯然是更不可能了。”

黨委書記的話，似乎沒有使保衛科長的思路有所改變，他更有把握地談出了自己的意見。他說：

“就是因為判定是在三公尺內拍的，所以才發現敵人在這張照片上所施的陰謀的痕跡。第一，照片上的男子，周身輪廓帶有影綽綽的虛綫，看來是用剪下來的相片拼上去的；第二，男子摟在玉梅腰部的左臂的下半部衣袖，跟上半部衣袖的顏色略有不同，看來男子左臂是用兩張照片對起來的。更明顯的是男子左腕的手錶，是方形的坤英格，這看來是拼照時敵人沒法改變玉梅輪廓綫以內的各部分，所以留下了造假的痕跡；第三，玉梅的表情是充滿着悲傷和憂鬱，這決不像兩個相愛人的熱情接吻時的表情；第四，就算玉梅有這樣一個關係曖昧的男朋友，那他們在熱烈接吻時為什麼要別人來拍照呢？如果說別人偷偷拍的，怎麼能够在離玉梅三公尺以內的地方拍照呢？這些破綻，也說明敵人是够拙劣的了。但由於張子方夫婦都在氣憤之中，沒有加以詳細觀察，所以就中了敵人的詭計。”

廠長聽了萬科長的分析推斷之後，暗暗地佩服他，心裏也很

痛快，興奮地說：

“這樣，就有充分的證據來說服張子方了。”

“現在，”黨委書記緊接着說：“問題不只是在於說服張子方，而在於消滅敵人。揭穿這個陰謀是容易的，但是不消滅敵人仍然不能解決問題，敵人會用另一種陰謀來進行破壞。”黨委書記略一停頓，走到萬科長近前，徵求意見似地拍拍他的肩膀說：“怎麼樣，你說對嗎？”

“當然是對囉！”萬科長回答說。

“那麼，你需要多少時間？”黨委書記問萬科長，語聲裏含着期望。萬科長想了想，迎着黨委書記和廠長向他投過來的殷切的目光，堅定地說道：“請給我三天時間吧。”

三 真正的偵察尚未開始

夕陽餘暉映紅了天邊的晚霞。石油廠下班的汽笛已經響過好久了，萬科長好像沒有聽見，仍然在專心專意地翻着卷宗。把很厚的一疊人事材料看完，他才燃起一支香煙，在屋裏來回踱了一陣子，輕輕地推開窗子：遠山下的矗立的塔影和白楊上的點點歸鴉，已經被廢氣管噴出的薄霧遮掩得模糊不清了。他凝目注視被薄霧弄模糊了的東西，好像那就是他要追索的敵人，這樣看了一會，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空氣，回過頭來，自言自語地說：“必須去掉這層雲霧！”

砰、砰的敲門聲，打斷了萬科長的思索，他以爲必然是自己的助手回來了。開門一看，想不到却是鍋爐車間保衛委員趙強，手裏拿着零亂的幾張紅綠傳單。他一進來，就把傳單遞給了萬科長，結結巴巴地說：“萬……萬科長，你看看這……這是什麼。胆子真……真不小，大白天的，特務竟敢在車間裏散發傳單。一轉眼就從窗戶扔……進來了。”

萬科長接過傳單，剛問完是誰發現的，還沒來得及細看傳單

內容，他的助手小王已經從外面走進來。萬科長一看他笑咪咪的眼睛，得意的神情，就知道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小王看見屋裏有別人坐着，問道：“可以報告嗎？”萬科長點點頭，然後坐到轉椅上，小王便開始報告：

“根據和公安局協同在紡織廠偵察的結果，發現了如下幾個問題：

第一，在慶祝“五一”節那天，紡織廠職工們曾在俱樂部演

過話劇“紅旗歌”。劉玉梅扮演積極分子大梅，新來工廠不久的一個女工李鳳仙扮演落後分子馬芬姐。劇中有這樣一場：在馬芬姐認識了錯誤，回到工廠來的時候，和大梅擁抱痛哭。在表演到這裏時，會計科記賬員魏虎臣曾用工廠的照像機拍過一張照片。現在檢查底板上的劉玉梅和拼照假像裏面的劉玉梅服裝姿態以及背景完全一致。

魏虎臣在舊社會混了好多年事，在解放前曾在本廠作過會計主任。現在對黨不滿，常發牢騷。在背後經常向別人流露對技術室劉玉梅同志垂涎的流氓意圖，近來曾數次向劉玉梅表



殷勤。據偵察發現，魏虎臣不但有這張照片底板，而且在他辦公桌附近還發現有剪掉照片其他部分的碎片。魏虎臣自己既能攝影，也會洗印。

第二，對照魏虎臣的筆跡大體和證據上的筆劃相似。但是，魏虎臣所使用的墨水的顏色跟信上的墨水顏色略有不同。此外，在五月八日下午，魏虎臣曾到郵局去過一次，據女工們反映，是李鳳仙約會陪她到郵局去取郵包。但是，李鳳仙過去和魏虎臣並無來往。

第三，……”

小王還想有條不紊地接着說下去。可是，萬科長忽然打斷了他的話頭，問道：

“你了解過女工李鳳仙的情況沒有？”

小王忸怩不安地說：

“沒有。我認為她不是……。”

萬科長用慈愛的眼光看着小王，肯定地說道：

“看來，你是放過了次要的敵人；還沒有發現主要的敵人；而且被敵人偽造的現場迷惑了。確切一點說，我們真正的偵察工作尚未開始。”

小王一時却摸不着頭腦，茫然地看着萬科長。萬科長看了看小王投過來的困惑的眼光，說道：

“你來看，在傳單上寫着：‘張子方一心一意為共產黨工作的下場——掙了一頂綠頭巾……’敵人已經開始了新的進攻。傳單的字跡又是和那封信上的怪字一樣。據趙強同志說是丁溫首先發現的，丁溫本人既不會寫字又不識字。但是丁溫却是個十足的階級異己分子。顯然，這又是主要敵人的背後活動。只要想一想就能明白：敵人決不會像你所報告的那樣來活動，這樣會很容易暴露了自己。敵人決不會這麼蠢。魏虎臣可能是敵人根據他的歷史和現行的條件而製造的一個疑陣，有剪碎的照片的地

方，很可能是敵人偽造的現場。李鳳仙的約同魏虎臣到郵局，也可能是敵人有目的的迷惑行動。再從今天發現的傳單來看，鍋爐車間的窗戶很高，從外面絕不可能把很輕的紙片扔進來。這是敵人乘換班混亂的時候，假裝是從外面扔進來的傳單。這也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李鳳仙和丁溫才是真正和主要敵人有關係的嫌疑分子，而主要的敵人，却仍在這兩個人的背後。兩個和敵人直接有關的人物，你們却輕輕地把他們放過了。不過，今天的收穫還好，我們總算找到了次要的敵人，根據這個綫索再進行偵察，是不難找到主要敵人的。”

趙強和小王聽完了萬科長的分析，都很懊悔自己的粗枝大葉。同時，都暗暗在心裏想：“好狡猾的敵人哪！”

四 部署偵察

公安分局長坐在正好朝着陽光的沙發上，翻閱一本很厚的攝影技術書。一會兒又用擴大鏡仔細觀察石油廠送來的照片。自言自語地說：

“不錯，是用微粒顯影液搞的。連眉毛都一根一根看得很清楚。”

斜射進來的早晨的陽光落到照片上。反光照得分局長的眼睛有些發眩，他用手把疲勞的眼睛揉了揉。站起來從辦公桌上又拿起部署偵察的計劃，想把幾個綫索再重新考慮一遍。正在這時，敲門聲打斷了分局長的思路。接着萬科長和往常一樣帶着溫和的、多少還有點神秘的微笑走進來。他看見分局長已經在辦公室等着，回頭向身後門外邊招呼說：

“進來吧，局長正在等我們呢。”

萬科長的助手小王隨他一同進來了。這時幾個公安幹部也先後來到局長辦公室。分局長拉着萬敏的手，半開玩笑地說：

“怎麼樣？眼皮底下的敵人迷不了你這‘萬里眼’吧。”

萬科長笑了笑說：

“是有些棘手。根據初步偵察的結果，聯想了幾個假定。但是，仔細想想，我自己又把它否定了。現在是來請你否定我的否定來了。”

分局長笑着請大家坐下，把部署偵察的計劃攤到辦公桌上，用徵詢的口吻述說着自己的推斷和計劃：

“萬敏同志：根據你們提出的資料與我們掌握的原始情況和偵察的初步材料來看，我們如果現在假定偵察綫索，必須還得從現在已經佔有的材料來着手。因為假定並不是幻想，而是有根據的推斷。我看過了那張奇怪的照片和匿名信，也考慮了你對這兩件證據的推斷，我認為你的分析是正確的。據我看來，敵人的陰謀是這樣的：既然在紡織廠裏邊偽造現場和佈置疑陣，這說明敵人作案的實際現場並不在這裏。下一步假定的偵察綫索就應當拋開敵人佈置疑陣的圈套，來重新考慮我們偵察的範圍。按敵人作案的證據來看，第一是使用了照像的器材；第二是必然有拍製的現場；第三才是罪惡活動的人物。反過來說，就是要從偵察器材着手，從而再追出作案的現場，發現罪犯的活動。我想：從這裏來着手偵察，是比較可靠的。”

萬科長和幾個公安幹部，聽着分局長的推斷，都不住地點着頭。分局長繼續說：

“人物的情況：根據兩個廠子提出可疑範圍的材料來看，有些是屬於歷史複雜、思想落後的人員。應當重新研究，把可疑範圍縮小。當然，問題是容易發生在這類人身上；但是，我們必須縮小到現行與此案有關人的身上。更重要的是要把那些平常看來沒啥問題，但是對他整個歷史沒作詳細核對的人員，還要仔細地審查。要從檔案材料和被一般人不注意的行為上來仔細推敲。因為惡毒的敵人是善於偽裝的。特別是紡織廠的人員更應當下些工夫去審查。”

萬科長微笑地點頭，表示同意。分局長一邊說着話，隨手從抽屜裏拿出一張本城的詳圖攤在面前，上面有些地方已經用紅鉛筆畫着圓圈，在圓圈旁邊寫着重點偵察地帶負責人的名字。他笑着向萬科長說：

“萬敏同志：請你原諒，我已經不客氣地分配了你的工作。因為有些重要地帶是需要你親自出馬的。”

萬科長接過地圖仔細地看了看，說：

“好吧。爲了我們共同的任務，我願意接受你的命令。”

隨後把地圖遞給有關的同志都看了看，又詳細地交換了行動上的一些技術問題，便開始了繁重的偵察行動。

五 綫 索

雖然是北方的氣候，但是到了五月，天氣也開始炎熱了。萬科長從百貨公司攝影器材部走出來，已經是萬家燈火的時候了。雨後的晚風吹在臉上，頓時覺得非常涼爽。他從昨天接受任務以來，大腦一直在不停地工作着。今天親自了解到的一些情況，也是錯綜複雜很難馬上判斷。他一邊走，一邊低頭思索着售貨員介紹的情況：又是這個臉上有黑痣的女人，在一個月內買了三次器材，每次不但改換服裝，而且在發票上更換了姓名。特別是微粒顯影液，決不是一般照像館用的。他又聯想起昨天工廠發現傳單的早上，也是一個臉上有黑痣的女人到職工宿舍來找丁溫。但是，奇怪的是，這兩個女人是一個左腮有黑痣，一個右腮有黑痣，一個胖子，一個瘦子。而嫌疑重大的女工李鳳仙，卻沒有黑痣。這三個女人的情況怎麼也對不起來。根據敵人破壞的規律來想，他一貫是躲在背後活動，並且製造一些假現象和假現場。這三個女人很可能是敵人的偽裝。不能放過這條綫索，要從這裏找到重要的敵人。萬科長一面思考，一面漫不經心地走着。不知不覺已經到了和他助手相約會面的地方——公安分

局。

萬科長一腳踏進了分局長的辦公室。分局長一面打着招呼，一面從皮夾內拿出一封電報來，半開玩笑地說道：

“萬敏同志：我算是衷心地佩服你這‘萬里眼’了。事情果然不出你的預料。上海方面已經回了電報，馮伯相確實是冒名頂替，歷史全是假造的。”說着便把電報遞給了萬科長。萬科長微笑着接過電報，坐在分局長對面沙發上輕輕地讀道：

“所詢馮伯相，我市雖有此人，但解放後即癱瘓在床，並無應聘去你市工作之事。其歷史證件已於三年前被其甥女李鳳仙盜去，不知下落。”萬科長讀完電報，說道：

“這次不但把所謂馮伯相的真相弄清，而且連李鳳仙的來歷也搞清了。我在查馮伯相和李鳳仙的檔案時，首先發現的就是馮伯相的大學畢業證書上年齡有塗改的痕跡。而且證書上的照片模糊不清，呈現黃色，顯然是用赤血鹽消蝕過的。他的自傳上寫着父母、妻子等七口人靠他生活。但是查過郵局滙款存根，他從來也沒向家裏寄過錢，並且也沒回過家，更奇怪的是家裏從來也沒來人找過他。因此，引起我對他這個莫名其妙的家庭的懷疑。這次雖然弄清了他不是馮伯相，可是他究竟是誰呢？”

分局長笑了笑回答說：

“這就不難了。要想知道他究竟是誰的話，等着問他自己吧。你的助手小王和戶籍員李明，已經在這裏等了好長一會兒了。現在叫他們過來彙報吧。”

聽完小王和李明的報告，已經快十二點了。但是萬科長和公安分局長都沒有絲毫倦意。

萬科長對偵察經過作着一般性的分析說：

“紡織廠老炊事員提供的情况是非常有價值的。他說：技術員馮伯相平常不在食堂吃飯，但是每星期六下午必定到食堂來吃晚飯，而且照例是坐在最末一個桌子上，吃的非常慢，每次都

是食堂人走淨了，他才最後走出去。最大的疑點是馮伯相總是拿着和李鳳仙一樣的一個布掛包。而且每次走進食堂又放在一個地方。很顯然這是敵人交換情報和東西的一種方式。”萬科長說到這裏，看了看分局長，意思是徵求他的意見，分局長不斷地點頭。

萬科長繼續分析道：

“據李明同志的報告，馮伯相住在單人宿舍，屋裏陳設非常簡單，幾乎看不出一點可疑之處，只是他在白天却關上門把行李打開，而當時却是服裝整潔，不像是睡覺，並一再表示自己懶散，沒把被褥疊起，很不衛生。但是屋內窗明几淨，井井有條。在談話時又下意識地坐在被子上，神情有些張惶失措。他本不吸煙，但是地下有煙頭和劃過的火柴。這一點和購買照像器材是密切有關的。根據偵察情況可以肯定主要的敵人就是馮伯相。”小王聽到這裏有些莫名其妙，接口問道：

“床上的被褥，地下的煙頭、火柴，這和照像器材有什麼關係呢？”萬科長笑了笑說道：

“保衛工作要求你不是只會寫字和跑路，需要你確切地知道各種事物的運動過程。也就是說，做個偵察員，不但要知道一般人所知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以後你會懂得的。”

李明認為自己的觀察本來是毫無所得，只是講了些敵人的生活動作，不想却在這裏邊找到了重要的線索。但是，也想不出這些瑣碎事情為什麼成了重要的線索。他不住地用探詢的眼光望着萬科長。

萬科長帶着批評的口吻向李明說：

“李明同志，你做好了一個公安人員的偵察工作，却沒做好一個普通戶籍員的日常工作。因為你使敵人感到驚慌失措，這證明你自己在行動和感情上失去了平素查對戶口的一般態度，

使狡猾的敵人發現了我們的行動，這就造成了逮捕敵人困難的後果。在我們偵察工作來說，沒有小事情和大事情之分，往往是一件小事情成了偵察出大事情的綫索。有時也會由一件小事情而破壞了大事情的進行。你說對嗎？”

夜深了，外面靜悄悄的，隱隱地傳來了遠處的雞鳴。已經快到黎明了。分局長按了一下緊急集合的電鈴，站起來堅定地說：

“我們行動吧。”

六 發生了新情況

叮，叮，叮，一陣匪警電話鈴聲，把仰臥在睡椅上的值班員驚醒了。他霍地站起來，不加思索地抓起了電話聽筒，問道：

“呀，呀，你是哪兒？……我是公安分局……什麼？發現汽油庫有定時炸彈？”

“……”

“請你們趕快先把炸彈移開，保護好現場，我馬上報告分局長處理。”

值班員放下聽筒急忙地向分局長辦公室跑去。正巧在走廊裏和出來的萬科長撞個滿懷。值班員不等見着分局長，就着急地告訴萬科長說：

“萬科長：你們廠子出事了，方才來電話說：發現汽油庫被特務放上了磁性的定時炸彈。”

萬科長看見值班員激動不安的神色，馬上鎮靜地問道：

“是誰打來的電話，你沒告訴他們馬上把炸彈移開嗎？”

這時分局長已經從屋裏走出來，值班員面向分局長和萬科長說：

“是廠長打來的電話，我已經告訴他們馬上把炸彈移開，保護好現場，這裏派人去檢查處理。”

一羣準備出發的公安人員，都擁在走廊裏，聽見發生了新的

情况，全都有些不安的神色。分局長看了大家一眼，微笑着說道：

“够了，值班員的處置辦法已經是很聰明和妥當的了。我們暫時不必花費更多的時間和力量去處理這個現場。先由治安科長再帶一名偵察員，去檢查一下現場，如果能發現踪跡的話就跟踪追索。其餘的人還是按照原來的計劃趕快出發吧。”

擠在走廊的人們隨即向外走去。萬科長和分局長走在最後，他們倆人低聲地交換着對新情況的意見。萬科長說：

“根據敵人新的活動情況來判斷，他們似乎是決定要逃跑了。可是，監視敵人的同志報告說：今天晚六點鐘以後丁溫和李鳳仙全到馮伯相宿舍去了，一直到現在也沒出來。那末，這顆定時炸彈又是誰放的呢？敵人新的陰謀破壞的意圖又是什麼呢？”

分局長沒有直接回答萬科長提出的問題，却一邊向前走着，一邊幽默地說道：

“萬敬同志：我倒想起了在小時候，媽媽給講的一段故事，據說狼如果被獵人設的木夾子把腿夾住的時候，牠就下狠心用自己的牙把腿咬斷，然後再逃跑。這個惡狼要命不要腿的故事，我看很像現在所發生的新情況。定時炸彈，當然可以認定是敵人孤注一擲的陰謀破壞，因為汽油庫如果爆炸，它能毀掉石油廠的大部份設備，敵人對這一點是很清楚的。另方面也是敵人聲東擊西的逃跑準備，這個陰謀如果得逞，當然就可以趁我們混亂的時間逃跑。依我看敵人的逃跑，可能是作了兩步的準備，馮伯相在緊急關頭忽然允許這兩個嘍囉到他宿舍去，第一是想共同逃跑。不能如願時，有可能是要犧牲掉這兩條狗腿，他自己脫身逃跑。”

萬科長肯定地點點頭說：

“這條狡猾的狐狸，是在和我們下‘象棋’，他已經用上‘損兵求將’的最後一招了。不過沒有確切地斷定他單獨逃跑之前，還